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六



浙江圖書館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六

聖湖 高汝拭 輯

同郡郭維城 參

高鼎燻 校
高鼎焯

穆宗莊皇帝

帝世宗肅皇帝第三子初封裕王太子
薨上無嫡嗣帝崩即皇帝位在位六年崩

于壬申五月二十六日壽三十六上徽號曰契天明
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葬昭陵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冊陳氏為皇后李氏為貴妃○

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

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

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

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儻爲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奮庸俱爲尚寶卿諭德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徐堦加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致仕舊制新卽位皆有錙幣之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勅如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勲于是勲戚武臣重封累贈金紫雜沓幾有灶養爛羊之謠○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璘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柯惟相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

靴張選袁世榮柯惟相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標

凌儒申仲王時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
唐德母德純等宜遵照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
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廕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
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若王思揚易薛
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
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踰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
胄李璋豐熙楊慎揚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
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
余翔方一枝劉魁徐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鑰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

皇明史記卷六十八 莊皇帝

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俱從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刑部侍郎
鄔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
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
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
內世廟大漸時中外洵洵適胡應嘉過高拱直房見
其家人携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拱謂聖
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吐

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吐舌會

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拱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隆

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

故暱此兩人乃劾部院考察不當拱持其疏欲罪之徐

階曰不可李春芳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

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高拱號也徐階不得已乃

擬應嘉調外六科調知華亭意爭上疏救應嘉而詆拱

遂復應嘉官尋以叅議出補由是拱恨益深而言官攻

拱益力章數十餘上拱致仕去乃已○上孝慈皇后尊

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

宗爲慶都伯○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寶司丞○初七

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 皇上初政

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為詞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

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

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

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

而後冊立○勅禮科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劾內府

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

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

二月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

此數言恰
中世宗肯
祭

前修葺瀟瀟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濫

二月內官監李芳勅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
前修蘆溝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躐
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
叅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
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夤緣乞陞一時
冗員沙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廕弟侄錦衣
千戶○皇后幽閉貞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
以爲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日早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日祀典甚大
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日名器甚
重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緋魚蔭世祿不可爲訓四

曰輸納白糧物料當合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諂諛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

祇候皂隸從之著為命○上淵嘿沕穆朝講漸疎百

官奏章皆閣臣條旨語涉貴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痛

懲故官監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特亮

馮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御史龐尚

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

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朝典二議朝講三

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

群小窈弄
威福乘龍
之睡而取
其珠也

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皇雖雖貴為

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

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

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

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

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

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

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

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庭左右

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

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先是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切直每師事之懋于京師

謂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 上以亮陰逸

豫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治嘿然良久即令

代草疏上竟不報○塋 肅皇帝于永陵 上攀靈駕

慟哭慕戀甚篤

千古聖孝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上

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粹優

荅簡確人心喜怵○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

邑衝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速謗既乖黜陟

之典遂放趨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

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槩使覩殘破則思保障睹

困疲則思拯救次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才頑則移易

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才頑則移易
衝繁則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 上命銓曹奉
行○罷刑部尚書黃光昇以其擬海瑞死也 以毛愷代
之○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
幾致仕以霍翼爲兵部尚書○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
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廢侄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尋以
罪革後復當廢其弟侄爲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爲
浦復用會錦死事竟寢至是太監滕祥復爲浦請及其
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爲勇士允之科

道交論其不可。上曰：錦效勞年久，素著誠慎，黃浦特

難起用。○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

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

交章劾康，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

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上納之，降康二級

補外。康論徐階而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爲意出高拱，因

劾康，併及拱而拱不能安其身矣。

于文定公曰：分宜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高拱，一入樞府，卽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伉直，率圖議改體，卽從旁可否。華亭憤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孤，且又康言多謬，于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爲華亭解請，自六卿棘

御用新鄭，是時張居正與新鄭厚，見其不平，往說華

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藩臬凡二十八疏時上方
嚮用新鄭是時張居正與新鄭厚見其不平往說華
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居正曰其今日
進一言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華亭罷

高汝柅曰綸扉之地非兢闔之場也觀張桂之相雄
夏巖之相傾胥至于敗而高徐又踵其轍矣昔楊宗
喬作縣而爲監臨所持兩不相下勢如騎虎桂古山
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自無事
矣愚嘗謂夫大臣而欲保全功名善始善終則于對
奕爭路之時不可不味饒着退步之論矣

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

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

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贈兵

部員外郎楊繼盛爲光祿寺少卿謚忠愍子應尾爲國

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寃命復原職

六月 上卽位初允科臣言特遣科臣巡監局頃因言
官論事多與奄寺忤因譖 上怒革至是戶部奉供用

庫解至錢穀申飭科道查驗而中旨云科與局同遵旨
行蓋併革也第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
奄寺凌剝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卽命御史監之嘉
靖四十四年因僞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
之必不可廢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卽位以來朝講
日疎人言鎮日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
也不報○御史王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

今山陵旣畢羨墻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

娛樂而言或設淫皆足以悅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

今山陵既畢，美牆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娛樂而言，或設淫，皆足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誓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報聞。

七月金星晝見。○禮科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命司禮監治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亾者，仍合虛其數。○湖廣巡按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徵還，罷其官。下議兵部覆太和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祥還而司禮復命劉進往。科臣言劉進卽劉俊先朝守顯陵，以貪酷成孝陵，今逃籍名，徵求復用。上悟，命更

只督道流
弗預民事
八字隄防
多少未流

柳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亦言之乃命朝只督道
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
多切直侵內豎上怒落職外補○禮部傳旨言官不諳
政體屢肆欺瀆卿等詳處以聞○傳諭 聖駕十二日
幸藩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止科
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論總兵俞大猷戚
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
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上然之止召綸還京

○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窺欒河兵部議

調兵八入援又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按

○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窺樂河兵部議
調兵入援又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按
兵不動而合零騎四掠○上幸太學賜輔臣羊酒鈔
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大學
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遮典試王希烈孫挺道毆之祭酒
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叅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裸難
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卽所奏姓名
僉同者坐戍遇詔赦宥各衙門屬風聞一無所問時又
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曰此事一時臨監當與本管殊
科也讞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上欲詣天壽山行
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卽黃花鎮外卽虜地邊報東

善諫

凜然

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
輕試于危險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抽木真定故事
滹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印正
德中差內臣民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民稱便
至是李芳奏學廉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

聖主留心
軍國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
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
邊軍百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
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上在

躬行節儉
有帝文之
風焉

位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宣壹由大臣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

有帝文之
風馬

位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詰問宣索

上曰此宣壹出大臣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

又東宮嘗欲啖市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于

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一二錢銀可買

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買兩盒上曰此需百

金耶尤節賞賜中官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

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戶部奏命中外各陳

理財策○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靖虜諸處○俺荅入邊

駐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諒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

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捆載徐歸

官屯兵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斃虜及殺士民避

邊弊如此
何以挽之

團營內
使美政

寇者報捷以聞。○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
夜將半雷震達旦。○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王好問疏請
不報。○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歐陽一敬孫
枝韓君恩各言其不便。上怒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
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
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
法矣乞寢前命從之。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洞入
掠永平半朶顏三衛人。○虜寇薊州殺叅將吳昂。○黃
台吉寇偏頭關。上怒命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叅

田世一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商禦虜策以聞。

備邊之策
鑿鑿可見
施行惜乎
邊臣無虜
玩揭虜至
不動虜去
則拾零以
報功雖有
良策何益

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寮商禦虜策以聞○
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
流三患請為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
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戟守互異薊州昌
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為上
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
野使虜無所獲即為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八達嶺皆
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鴈門寧武偏頭

均山西門戶。鴈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罷邊。止命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垣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十一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鉄。上請。上怒不許。部以例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龐尚鵬。上疏力爭。上

以從謙所犯比于馬父。律事。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

申良糾事申引廷臣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龐尚鵬上疏力爭上
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申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
從謙劾中官杜泰得死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
仁子正億仍舊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
事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
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
東行尾跡有光長三丈餘○迨原任宣大總督楊順巡按
御史路楷于獄先是沈鍊以荏平知縣得推錦衣經歷
也非嚴嵩意嵩欲使鷹犬劾鍊鍊遂先劾嵩嵩票旨拿
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每出怨言嵩門下

牙瓜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標下立功以鍊怨告嵩嵩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因使偵事者於鍊處搜出妖書竟擬斬繫獄嵩令巡按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於市瑞陞都指揮嵩敗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至是下順楷俱坐抵死○詔賜侍郎何塘謚文定追奪傅潮朱廷立原職為民王給事某言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冤抑宜雪且以煅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故追奪原職以慰忠魂時論快之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

先題
已命成國
師達湘江皆然○金星書見○上親行太廟禮○中

先是上已命成國代矣階以疏請故躬行系尚書謂不畏強禦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師達浙江皆然○金星晝見○上親行太廟禮○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官太監王采盜伐陵樹內官監邢保尅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為間植竟置之法○張居正高儀等復疏請立東宮命擇日具儀以聞○命太監李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上曰有成命矣趣予佑勅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呵奉踰禮必致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以朱衡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出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

人有取于誠諷諫

友也二字
醜醒多

謫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

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

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閹吏毋納給

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

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自市道交與而下寤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蔡卿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質不欺死友者

二月 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好乘馬磬

控捷馳俄有一男子馬軼犯駕 上命賞之 ○張居正

張鹵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

書諸大體者居皇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

親賢成德之助從之 ○ 上謁陵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

曰先生良苦 翊贊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

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粹舉朝稱慶 ○

新城縣空中迅響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冰雹如

雞子損麥 ○廷試賜羅萬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

傳諭六月十六日幸上林苑海子只用京營官軍護衛

聖質天成

京師地震高儀等勸 上親

專論六月十六日幸上林苑海子只用京管官軍護衛
閣科部合辭勸止不允○京師地震高儀等勸
上親

賢遠好 上然之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太倉銀十

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晦冥水雹霧擊

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納諫恤災邊防守

命實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

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省

餌災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

皆大水雹夜見火光○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上禦虜

以男變女
陰長陽銷
之徵也

長策。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室以暢意耳。汝不知

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

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替待巷之規。使聖后抑

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

者。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戶科給事張齊初

受邊商賕有所撓。戶部格而不遂。事且泄。乃故為大言

聳徐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為奇功

以解階。嚼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諸大臣自

庭闈之際
人所難言
也

文官當國
一掃前弊
陳
上以非例不聽情益進遂劾階六事皆御史齊齊康

文貞當國
一掃前楚
弊遺絕奔
兢一時世
道休明何
可苛責若
以贊言拜
雖與王日
受金珠隱
天書之偽
迴不相侔
以春秋之
義責之階
亦可以引
咎不辭也

陳上以非例不聽情益迫遂劾階六事皆御史齊康

陳語階屢疏乞骸上溫旨留之切責張齊降調外任

已而楊溥復劾齊朝廷有朋黨之心階遂致仕下齊詔

獄部以齊納賂事有據謫戍追贓發遣○內使許義挾

刀嚇財巡城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羣璫憤趣之司禮

所欲論糺御史會有解之者乃免而御史欲論糺璫是

日朝罷其黨百餘徵道學於午門外歐辱之都御史王

廷欲上疏糺羣璫請於徐階階曰我疏即行彼璫爭自

匿欲得其主名且轉展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以誣我禍

且叵測先朝事可鑒也使人致言于司禮尚文曰諸貴

善于立言

亦善于調

停國體賴

于周旋多

矣

唐元稹為

御史與一

中使爭駟

中使以馬

鞭撻種面

貶為士諱

白居易幸

言中使後

辱朝使不

問其罪而

朝士先貶

非体與此

甚相類

人羣歐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

御史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

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

子臨御之所羣而歐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

以時調其人速奏之即外庭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

其主名參之都察院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又無可

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百人發邊戍九十

人各杖六十為南京淨軍○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

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

不即不名安辨真偽命如數進○張居正條上六事一

非體與此

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幣重寄乃以片紙取之

不印不名安辨真偽命如數進○張居正條上六事一

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 詔命四覈名貴五固邦本六

飭武備疏上嘉獎之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諭買貓睛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強奈

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命工部尚書雷禮致

仕以上疏劾太監滕祥也○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

之○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二清理侵

占三查覆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 上惡之諸閹亦共恨其

正直短于 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

直道之不
容于世也
久矣直如
法死道邊

良然一
死亦不朽

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寃亦命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珍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人復出循環取利中貴人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少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取買珍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絀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

凡人愛官

爵者便將

婉曲從人

嘗聞許莊

敏曰官朝

廷拘也來

若拔衣去

若祥帶豈

五支體乾
于彼委曲
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欲致仕去諸所取

廷尉也來
若故衣去
吾支體若
于彼委曲
從人者視
官為支體
矣若體乾
真可以官
爵為衣帶

殺机已露
一班矣

楊博之去
以題伏虎

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欲致仕去諸所取
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尚衣監太監崔敏以
急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造科臣李巳言崔敏獻
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橐積財貨以奉私求乞
罷斥不聽○廢遼王時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憚
頗驕酬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乃以
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申洩反謀僅坐以淫酬
憲憚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
反律謀殺朝選云

巳巳隆慶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舛誤

尚鵬而其
根已伏于
劫張齊之
時矣

罷科臣嚴用和言博自筮仕迄今四十年剔歷中外民
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
休致非所以存大體孚公論也乞留之以展所長不聽
○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燹御史劾奏不聽○大學士徐
階致仕○時張齊等共劾階階再疏辭遂得請而張居
正故與高拱厚善踰三年適太宰缺乃起高拱以原官
掌部事明年李春芳乞致仕而高拱爲首輔入典機務
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趣炎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
高拱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爲之互
目云○拱之再起也對士夫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

失不足爲死心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落若恩怨二字不能

今有恩于我不可忘也。或有怨于我不可不忘也。若恩怨兩忘則又成薄情人矣。

鄭新之處華亭大瑞矣。

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士奔走鑿空效竒。以博寵榮。于是報吳之舉決矣。迺摭摘其遺稿語。謂暴揚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徐皆斥罷去。廣平蔡國熙者。故徐階門下士也。以講學事徐階。松江缺知府。熙攘臂請行。至松即風郡邑。刺徐階蒼頭不法。并嗾鄉人告許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事。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子為奉常。兩為尚寶矣。其子孫牽衣號泣。徐階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

之平湖陸光祖亦徐階門人。因往爲求解冀以門牆故
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爲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
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拱逐矣。
○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上命祥查之，二千四百
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
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卽，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
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二十二營四
百餘員千把總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阻，孰敢自便
其私。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吳

保泰九劄

其私

上命宸策勵自効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

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
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
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讜言三
曰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
之喪邦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
惕勵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于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
奏面陳批答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
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
臣執奏七曰慎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
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

緊切時政

皇明法傳金 嘉隆卷六
覆奏以防奸僞。八日弘虛受九日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排謗嘉靖末趙文華殺李默胡膏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御史賀一桂劾陳洪惑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直隸巡按劾鳳陽守備大監趙芬貪酷驕僭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

四月諭禮部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諭戶部取銀三

十萬進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

簡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諭戶部取銀三

十萬進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

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

百編氓大學士李芳春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

南靈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楊

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鈔關舡料三萬八百餘兩

鹽院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

縣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

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

不給條議區處五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此疏較霍
韞議更為

聖朝仁政
但此項銀
不知果能
及民否各
為賑而侵
牟漁獵其
及于民者
能几

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高汝栻曰嘉隆之際身任天下之重事業光顯才詭有為者無如新鄭新鄭狀貌壞奇文字開爽行誼剛方處兩才相之間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之豪傑為之羽翼善于因時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犬畧用拱之學莫利居先彼方割刃此猶坦腹此其所以瀕于危耳在內閣最有利于社稷者莫如處置安國京與俺達封貢二事云

五月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止許請名

不許請封其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冀從之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漕運巡撫應天等處

○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二曰限輪對

三曰容直言四曰崇節儉五曰正題覆六曰復執奏報

聞○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
魏國公徐鵬舉有七子而無嫡出其長邦瑞爲國子生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以爲地邦瑞喧
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問
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勲胄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旣娶于適夫人存日
誥命宜追奪讞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
有私憾植者科臣王禎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
免植生平峻潔處閨閣未嘗有惰容其勘徐氏獄各司
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罷去士論無不駭嘆

上大關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觀稱慶時以爲曠典

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罷去士論無不駭嘆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疏上 命廷杖下
詔獄

十二月 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致傷和
氣。廠衛暗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廠衛暗訪係國安危。昔
創西廠。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先帝首監此弊。
一洗而更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廠衛者乎。且
曰。暗訪則迹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
足搖手之禍。在今日矣。後尋寢。○乾清宮尚衣少監黃

雄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錢鬪于市兵馬司繫以白巡城御史楊松既而內監命校尉趣雄入直較詭以旨召松驗無實乃劾雄暴橫矯詔雄亦入辨上曰楊松誣奏貶外司官編氓雄發南京司香○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旦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勞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兩月○總理何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謂濱河之民重罹水患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官禁遠有不盡

以賑之不勝大幸。願聞聞窮苦之狀。官禁遠。遠有不盡見聞者。乃繪圖十二以獻。上命留圖以覽。下其章於所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陳以勤疏乞骸骨歸。因條六事以補衮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上嘉納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

二月大學士高拱至。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勵精之政。而槩議反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起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擯不錄。其諸未錄者。悉查

例以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熟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南京淨軍○御史陸陞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武舉中式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勵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巳陳君德上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瑤科歛紛紜上怒杖巳百繫獄君德削籍○都御史葛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顏三

說得明白
令人易曉

此卽練鄉
兵之意

衛爲我藩籬耳。而夷情漸異。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練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河。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弃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詞連內臣李得春。得春乃先奏死者以生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拷校。上聞

此新鄭論
處置邊才
疏也崇禎
八年六月
上命取閱
故備錄之

老成歷練
之人故矜
老成歷練
之習

釋校而罪承芳給事舒化請下法司不聽○大學士高拱奏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卽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更深次第推補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巡

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

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
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聞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
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
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
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脫或推奸誤事
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
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
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
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君臣一句
何等切至

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寬恩下知其意。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奏入。上褒嘉。竝如議行。○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却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卽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牴牾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

師助之。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二。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虜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北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宫有差。崇古以款功加少保，兵部

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緒籍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為民資產如數籍入○都察

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時上特旨起貞吉詔

文肅固正直人也久于其位事業必有可觀者

考察科道官員吉以掌院從事與高拱去留異意不合

吏科給事中韓楫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事說者謂

貞吉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不合于時云

卒贈少保謚文肅

祭自吉內江人素豪直自用其人關也或為所上附識故有負長輩居江陵下間呼張為張子有所語朝

卒贈少保謚文肅

案貞吉內江人。素豪直自用。其入閣也。又為上所識。拔自負。長輩居江陵下。間呼張為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笑。非爾少年輩所解。江陵內恨。不復答。與中貴陳洪、李芳謀。召起高拱以扼之。而奪首輔。李春芳權拱至而益與居正相得。
貞吉春芳連轡以去矣。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披顧為河。時漕政大弛。漕船五月入淮。八月入閩。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迨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澱淤。既淤則必衝疎。

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母煩多謀，以滋多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楨往視之。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

當其卽行之。于是內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爲武英殿大學士。○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辛未隆慶五年正月，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從高拱薦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末復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上然之。○浙江杭州栗樹生桃。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

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餒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

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

甚貧一級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
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
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
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種賊之最黠者韋銀豹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與
角黃朝猛據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
與迂講調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令大猷統
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捷萬計上嘉三臣
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寔未死祇以窮蹙陰令
其黨覓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金柱踪跡之銀
豹兄銀站生致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罪械銀
豹赴闕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蠻夷
號令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詵護行○

者多少錢
根氣力

貴州巡撫奏土酋安國亨叛。出師勦之。久而不克。拱偵知國亨非叛也。以少卿阮文中往。阮扭于浮議。語多依違。撫臣遂疏請兵糧為征勦計。拱曰。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復將以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床而走。既而恍然曰。遣科臣賈三近。勸之足矣。既而國亨聞勸官來。大喜曰。身既在勸。豈便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于是毋子出就理。復獻漢夷犯人王寬等。輸銀抵罪。事遂定。

高汝栻曰。安酋不反。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最稱忠順。謀黔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城池郡衛俱託安。民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橫挑。此虜挺而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

西南夷邊徽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庶輕義兵迨至

滅此酋然何如相安爲得計推而論之徵獨安氏凡西南夷邊徼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迨至天啓年安邦彥之亂兵連禍結殺我巡撫至崇禎二年而後平國家亦蕭然煩費矣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寄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遵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

愛君之大者

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摠，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迨先復遮洋一摠，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母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報聞。○雷震園丘，廣利門鴟吻碎之。

十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壬申隆慶六年正月以呂調陽爲禮部尚書○東宮

行冠禮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太子于

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正月下旬上

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

朝旣鍾百官入班高拱暨居正自閣出北上過會極門

望見御路中乘輿在馬疑曰上不御坐竟往文華

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

拱衽甚固、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曰、皇上爲何發怒、今

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皇上不還宮、當何

之望、皇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送

皇上、上於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

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曰、我祖

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

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皇

宮小裏建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

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拱。當依法

處治。皇上病新愈。何爲發怒。恐傷聖懷。上不答。

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

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於是內侍設

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

乃以左手飲數口。顧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

至乾清宮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旣得旨。乃

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蓋自御路前至。

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

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拱

手拱鞠恭膝側，不得下叩頭，踣蹠不安之甚。上見如

此，乃釋手拱，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乾清

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

丹墀，有旨上來，遂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

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官

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候，莫去

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

同留，吾為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

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即內侍

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卽內侍
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隣不得
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閣內臣房有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
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閣內房宿
明日傳。聖體稍安時府部大臣皆尚。朝宿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上疾有瘳。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河汎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侍詔劉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二曰總攬政權三曰慎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用忠直疏上講興國

州知州

劉侍詔此疏言言中窾而望風承旨
迎合要權尤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漕卒毆死翰林院檢討沈位位持節使肅藩報命踰淮
沂河而北會漕卒恣橫舳艫鱗次隄下數齧齧過者他
舟盡却避無敢前而位舟獨前羣卒瞋目相擬因共鬪
蜂擁入其舟位方靜坐觀書摔毆之創甚信宿而卒事
聞詔有司捕按漕卒為變者獄久不判至甲戌而賊始
伏法

高汝栻曰國家以租稅衣食士卒士卒未操戈而已
得獲難制嗷呼數起嘉靖中遼陽卒變雲中卒再變
振武之卒入都城變皆戕殺大吏幾釀禍本然猶以
逼脅困感失計呼喻之頃而冒為未足異也至于由
使孱卒率然無故而賊天子侍從之臣此何為者往
崗中人言中允陳某憂居羣卒與市人鬪內關謹門

見謹卽共擊之。踣地踰月卒。蓋及位而兩何其烈哉。嗟夫禍患之浸淫也。始未嘗不濫觴而卒乃指天也。主者謂是適然而慮不動于耳目。此愚之所深異而重爲悲也。位戊辰舉士吳江人。

四月浙江黑眚。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掣電。冰雹隨之。○安慶江卒亂。巡撫張佳胤平之。先是以安慶府爲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人冒餉。更自爲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是以戍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逞。或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

馬負圖以
指揮而王
使非首亂
乎

人歌血盟于旗。毒蠱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縛尉及郡卒。攻

使非首亂
平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

人歃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縛尉及郡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詔進禮部尚書高儀爲文淵閣太學士內閣辦事○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時科臣曹大埜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嵩故事特賜罷斥上謫大埜妄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鉏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

皇明法傳金嘉隆卷六
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
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
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爲邊臣勸從之

五月南直隸龍目并化爲酒二十五日上大漸未

申間有命召內閣高拱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

遂入寢殿東偏室見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貴

妃擁於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

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

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

請孝廟順
托三臣之

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

僅再見

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
泯、拱等讀畢、慟不能勝、即復奏曰、臣等受 皇上厚恩、
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等務竭盡
心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
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
宮亦皆失聲哭、於是內臣扶起、遂長號以出、○二十六
日卯初刻、 上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時閣臣聞報、哭
於閣中、巳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
省人事、已二三日、於今卯時升遐、而巳時傳旨、是誰爲
之、乃保矯詔爲之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二十七

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益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人心于是知保有異心矣

中玄日記云先是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

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原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曠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

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而
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
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
居正益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
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
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卽傳
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豈不可異哉。

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
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德淵懿寬仁顯文光
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
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
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

皇明通志卷六
嘉慶卷六
三十八
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

史臣曰先帝法令嚴具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

至如節制謹度戒殺好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祿供

膳必先期之請候上旨爲豐約上嘗裁取至約

歲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而責讓旋

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穹廬大漠之表慕義來

王峭峒憑林之輩俛頸就縛卽史稱鳴鍾清渭懸首

北闕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

之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之順先儒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大學士高拱上疏欲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卽與閣臣
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上下旨逐之時上初卽位
其大璫馮保嘗許故司禮陳洪謀去而奪其位保方用
事居中適拱疏至保意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
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
內臣持到閣拱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有從中出者何
也內臣以御批對拱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決政事
者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曰高閣老云
十歲孩子安能決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

二字之差
繆于千里

哭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
急時居正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親風居正曰當與公
共百世功此時居正方惡拱而左袒保保卽欲乘機逐
之乃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密遣人報保保得
爲備因言于皇貴妃曰拱實欺太子幼冲欲立其鄉周
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矣又多布金于兩宮近侍俾言
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明日召部院諸大臣於會極門
宣諭稱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 貴妃令旨拱以爲臺
諫疏行且逐保也甚有喜色或叩曰今日所宣何事對
曰當是雙馬及中使捧詔至拱以手仰接中使曰不也

曰當是雙馬及中使捧詔至拱以手仰接中使曰不也
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宣乃言拱攬權擅政威福自用
令其卽日出京回藉拱得旨面如灰汗陟下如雨至不
能起居正旁掖之令兩吏携以出乘蹇騾出國門大臣
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

昭代典則曰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
攘臂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耻居高拱之下
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璫馮保結爲死生交以圖
高而高乃慷慨直諫以天下爲己任懼官府遠絕詭
秘莫測昌言於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
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
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
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之義復慮馮保內握機務交關宮闈專恣不可卒制
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居正陰泄於保令善
爲計保遂矯中旨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卽日出
京回籍於是緹騎兵番踉蹌迫逐一夕遄行橐篋奪

穰無遺云。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於是居正貳于保。於是二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書圖汪

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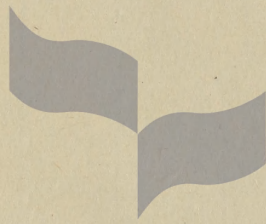
人言部執發費二人並浙
浙各映異劉立財費察
會地...
東烈五十四至奉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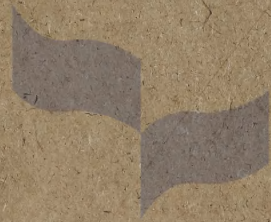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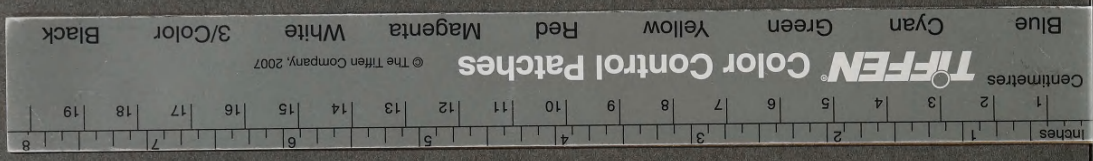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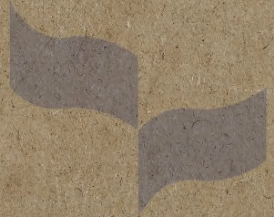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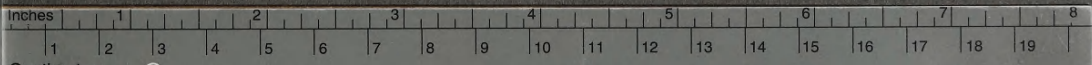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